



文学是心灵之花、天地之光、希望之火。它需要深深扎根于大地，关心民间疾苦；又有天光照临，得风气之正、诗性之美、人性之善；还能成为时代与社会的回音壁，以超前性、先锋性、智慧性的姿态引人进入新境界

文学的观念决定着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实践，也影响其成就与成色。目前，一些基本的文学观念已经形成，其价值与意义当然不能低估。但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在新时代，就应有新的文学观念与面向调整。否则，文学事业就很难有新的作为，更不能获得超越性发展。

一、从“人的文学”到“宇宙文章”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倡导“人的文学”，这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中部分压抑个性、依附礼教的创作倾向的突破。于是，一个世纪以来，“人的文学”就成为文学创作与研究的理论依据。周作人与夏志清都有关于“人的文学”论述，钱谷融写了《论“文学是人学”》，后来，人们全力关注人的个性、人性、人道、欲望等，把“人”作为衡量文学成败的重要标准，甚至是绝对标准。

某种程度上说，这种“人的文学”观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意义重大，它直接推进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发展。不过，如果把人特别是人的个性、欲望推向极端，没了限制和规约，人的文学就会走向反面，甚至成为一种异化。最突出的表现是，有些作家在强调“人”时，过于注重“个人”之“言志”，以及人的个性不受规约，于是形成“个人”大于“群体”、“私我”大于“大我”的观点。因过于强调人的个性解放，不少作家及其创作缺乏敬畏与节制，变成自大狂和自虐狂，使文学产生异化。这种唯我独尊、我行我素、放任自流导致作家作品没有广度、深度，更无虔敬，只能在自我的小天地里放飞和自嗨。

事实上，文学除了是显示自我、个性、人性、人学，还是“天地文章”和“宇宙文章”。这就要求作家作品与文学研究基于人学，在深切理解人间之冷暖疾苦的同时，有更广大的视域、更博大的仁慈、更丰富的想象。以动植物的文学书写为例，中国古代文学在这方面最为擅长，一草一木往往都被寄寓深情，并从中发现物性、天地道心。这在欧阳修《秋声赋》的“秋声”、杜甫《春望》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以及白居易《燕诗示刘叟》的丰富劝诫中都有体现。然而，在中国新文学中，“人是天地的精华”，“物”的空间大大被压缩，甚至被遮蔽与践踏，除了物与物性之不彰，万物多是被“拟人化”的，很难获得主体性。当作家与学者只凸显了“人”，心中没有万物，就不会有天地之宽、自然之道，更不会有敬畏、谦卑、虚怀、节制，也不会从天地万物中获得智慧，文学的窄化、固化、僵化、戏化、异化也就变得在所难免。

当然，目前并不是没有写“物”的文学，在宠“物”的热潮底下，“宠物文学”大行其道。不过，因这些作家作品没有天地情怀、自然之道，也就容易陷入“物”的异化，较少有人能真正辩证地理解“人的文学”与“宇宙文章”的关系。现代作家丰子恺写有护生散文，以草木的自然生长为喻，倡导众生平等。到了当代，也有一些作家有类似的书写。青年作家杜怀超说过：“一株植物就是人类的一盏灯，一盏充满神秘与未知的灯，我们都是在这些光亮里存活。”某种程度上说，“草”是最卑微的，却是生命链条的关键。中草药的“草”，一般的“草”，鲁迅笔下的“野草”，都代表着坚韧与希望，其中深含了天地大道与人生智慧。

(上接第1版)

另一方面，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把宣传、教育、引导和服务群众结合起来，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

以人民为中心，要增强文艺原创能力。

2025年新春伊始，《哪吒2》屡创票房纪录，成为彰显新时代文艺原创力、生命力的生动例证。

沉淀厚重、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关键所在。这提示我们，文化各领域要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以人民为中心，要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and 文化产业发展质量。

文化和旅游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48个、群众文化机构近4.4万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4万多个，群众享受文化服务有了更多的好去处。

更好保障人民文化权益，应当坚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推进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文化产业规划和政策，不断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让人民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有效增强。

激活：在新的起点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文化强国建设仍存在不少短板和不足，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文化强国建设指明方向。

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

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

把握源头，要统筹各类人才培养，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顺应潮流，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引入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

前不久举行的北京文化论坛上，文创展售中心人流如织，融合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的各类产品备受欢迎。

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面向未来，只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才能推出更多既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中华文化重要元素，又反映时代进步和实践发展的文化成果。

文明如潮，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2024年，我国文化贸易总额达到1.4万亿元。动漫、游戏、潮玩、演艺等文化产品加速“出海”，助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建设文化强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是应有之义。新征程上，我们要积极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推动更多富有历史文化底蕴、反映当代中国生活、具备国际文化视野的作品走出国门。

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们一定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记者 徐壮 白瀛)

林语堂说过：“我们要制天，但不能逆天。”事实上，当下的许多作家作品没有“天”，甚至是“逆天”的，更不用说对于万物的感恩与天地宇宙的探索了，这必然会导致文学缺乏生态意识、文化关怀、古典情韵、悲悯仁慈、天地道心。

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强调“宇宙文章”，并非意味着否定和抛弃“人的文学”。实际上，这两者是相互启发、相互统一的。我们既要以“人”的视角去观察“宇宙”，也需要从“宇宙”的视角来反观“人”。在这种双向观照中，文学创作的视野才会越来越广阔。

二、从文学的世俗性到精神提升

中国新文学的特点是，它是平民的文学，是现实的文学。这对于克服古代的贵族文学与庙堂文学的弊病是非常必要的。新世纪以来，日常生活审美化、网络文学快速发展，全民写作已成声势，都是值得给予充分肯定的。与此同时，我们需要警惕文学在世俗化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文化贫瘠、思想苍白、精神萎缩的情况。因此，如何让文学获得精神高度，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不少人看来，今天的很多文学作品已失去了指导人生、促进精神富有的资格。这种认识，一是因为对文学现状不满，二是对文学实质缺乏理解，三是对理想文学充满期待。事实上，真正优秀的文学不仅能给人带来审美愉悦，更能启迪人生和点燃智慧，使人们获得物质富足的同时，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王勃《滕王阁序》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都是如此。问题的关键是，文学能不能立足高远，有高尚境界，在描写现实的基础上超越世俗，进入一个具有人道与天道相互参照、融通的巨大时空，这是需要当下作家思考和突破的。

当年，路遥笔下塑造的孙少平是个矿工，他在城里看到奔跑的列车、明亮的电灯，就会想起自己的辛勤劳作是有意义的。当亲人朋友想为他在城里找工作，孙少平却拒绝了，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城市，他的工作在矿区，那是他奉献汗水和获得快乐的地方。然而，现在的底层写作却相反，作家全力书写自己是怎样一步步地从矿工变成作家，他为自己的努力奋斗和抖落一身尘土感到庆幸。两相比较，今天较少有作家能达到路遥的精神高度，还有，贴近民间和人生的写作，并不等于要坚守世俗化观念，一些“宠物散文”往往站在世俗的眼光描写小猫小狗，不少作家作品往往从功利、势利、富贵心的角度从事创作与评论，我们较难看到站在时代、社会、百姓、人类命运的高度进行文化精神书写的。

书法理论最忌书家的“俗”，认为别的毛病好治，唯“俗气”难医，一旦变俗，成为俗气之人，其书法水平永无提升的机会。文学创作与研究也是如此，基于“世俗”炼成的钢铁是接地气的，但是如无精神的淬火，钢铁是极容易折断的。古人强调要“澡雪精神”，新时代文学最重要的是有精、气、神，要有大光的照临，它能提振人心、温暖情怀、擦亮双目，让人进入和穿越世俗，但又能超凡脱俗。

孟子与苏东坡都是有天地浩然之气的，张载有“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阳明有“此心光明”，这都是一种精神的大境界。近现代以来，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李大钊《青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以及鲁迅的“立人”都闪耀着思想与精神之光。王开岭曾写过《精神明亮的人》，他说：“黎明，拥有一天中最纯澈、最鲜泽、最让人激动的光线，那是灵魂最易受孕、最受鼓舞的时刻，也是最让青春荡漾、幻念勃发的时刻。像含有神性的水晶球，它唤醒了我们对生命的原初印象，唤醒了体内沉睡的某群细胞，使我们看清了远方的事物，看清了险些忘却的东西，看清了梦想、光明、生机和道路……”这是作者对精神富有的深情呼唤。

问题在于，当下真正能让人眼前一亮，充满正能量、有精神高度、被大光照亮，且能感染、感动、感化世道人心的作品太少了。如何让那些匍匐于地的世俗作家真正站起来，有引领性、召唤性、震撼力，这是需要深思和努力的方向。

三、从个人书写到为时代社会把脉

用“众声喧哗”概括当下的文学创作与研究并不为过。“众声”是一种全民参与、大众发声的良好现象；“喧哗”是缺乏调性的泡沫式浮躁甚至是甚嚣尘上。“个人”永远是大众和集体的基础与前提，多元化的个性书写是对过于体制化、机制化、观念化写作的挑战与修正。不过，当作家作品都试图远离社会时代，尤其不能真正关注底层社会民生，难以为时代社会把脉，缺乏前瞻性和远见卓识，这样的文学也是软弱无力的，有时甚至会显得多余和浪费。

小叙事、小感觉、小情调、小众化成为目前文学的一种显著潮流。围绕一己悲欢写人情世态、鸟语花香、衣食住行当然是可以的，但这些往往与社会时代发展关系不大，也不能深入百姓生活，反映他们的甘苦及其诉求，更不能汇入时代的洪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体味人们的鼓与呼、笑与泪、喜与悲。一些作家仿佛被包裹在自己的舒服棉衣与温情暖室，以一个闲人、多余人的姿态进行自我书写。表面看这是一种时尚，实则是与大众、社会、时代无关的写作，是一种无关乎他人的写作。

那些没有时代体温的冷漠写作，那些带有圈子化的写作行为，与真正的时代潮流、社会发展、未来导向并不相关甚至格格不入。作家“个人”因无法进入时代大潮，更谈不上引领和预见，于是，在社会时代的矛盾中失衡、漂浮、迷失，甚至失去前行的动力和审美的主体性。如面对城乡统筹发展中的各种矛盾与问题，不少作家显得迷茫和无所适从，他们很难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部分创作者对西方个人叙事的片面模仿，也成为影响当前文学发展格局的重要因素。中国文化自信虽渐渐得以确立，中国传统文化也面临着现代转换，但作家和学者往往很难摆脱西方模式，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的个人化思潮作为衡量标准。不少作品主要是用个性、个人化消解崇高与神圣，批评家也过度偏爱并赋予此类作品以经典化意义，这是需要重新思考的。

我们并不否认“个人”的价值意义，只是说，一个人的个性、人性、生命离不开集体、社会、时代，个人的价值只有在更大的群体即公共性中才能得以发挥、张扬。某种程度上说，文

学要在个性丰盈的前提下，成为时代的代言，也成为社会的敏感神经与中枢，还能预见前行的方向并找到正确的路径。

四、从“审丑”到“审智”与“审美”

中国新文学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对丑恶进行严厉批判，这既是国民性探讨的需要，也是启蒙现代性的要义所在。较有代表性的是鲁迅《阿Q正传》，它将阿Q的人格、人性鲜明地勾画出来，于是一个“奴性”十足的小人物被刻画得活灵活现。实际上，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鲁四老爷都是这样“丑陋”的显像。应该说，在那个年代，鲁迅的文学将人性的真相撕裂给人看，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下，社会存在各种恶劣现象，作家有责任将它们呈现出来，因为鲁迅的意义是长久的。不过，“审丑”并不是简单地暴露，最重要的是疗治人生。也是在此意义上，鲁迅反对把大便、毛毛虫、鼻涕简单写进作品，对于假、丑、恶要进行艺术表现。然而，今天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审丑”是快感暴露，在充满恶意与虚假的写作中，是喜欢恶搞和没水准的自嘲。比如，当前农村确实存在道德滑坡、文化荒芜的情况，但在不少作家笔下却变得不堪入目，缺乏有智慧和美感的书写，即使“审丑”也缺乏智力和美感，这是作家面临的困局。曾看到一文，本来写茶园、品茶、闲谈，在一片优美的氛围中让人心旷神怡；然而，作者突然笔锋一转，写他们几个大男人喝茶憋尿，于是一起出门站成一排撒尿，并进行淋漓尽致的尿尿描写。我认为，这就是文学“审丑”存在的问题。

我曾经读过一部作品，它直观而无节制、无审美地描写农村的厕所。作者在行文中使用了“粪便”“蛆虫”“沼气致命的气味”“死婴浸泡在屎中”等意象。这可能是写实，农村不排除有这样的个案。但作者显然是“审丑”的，这是一种没有智识与美感的恣意书写，这不只是对文学没有敬意，对于农村发展的总体状况也缺乏总体的了解和认知。

其实，“审丑”并不是让人恶心地玩弄文学，也不是让自我进入一个污水横流的混乱之地；而是不论如何，都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智识、骨气、担当，有文学审美的温润的灵光，有棉絮与羽毛般的慈爱，还有心绪能够不断上升的云蒸霞蔚。

文学是心灵之花、天地之光、希望之火。它需要深深扎根于大地，关心民间疾苦；又有天光照临，得风气之正、诗性之美、人性之善；还能成为时代与社会的回音壁，以超前性、先锋性、智慧性的姿态引人进入新境界。

(作者系南昌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杂志社原副总编辑)



本报讯(记者 刘鹏波) 近日,由北岳文艺出版社、云南省作协、昆明市作协主办的陈鹏长篇小说《群马》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邱华栋,云南省作协主席范稳及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人民文学》副主编陈涛主持。

《群马》是云南作家陈鹏的最新作品,首发于《收获》长篇小说专号,今年6月由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小说以一个名为马甸的饲养军马之地为背景,回望其50余年的厚重历史,生动讲述了一批马甸人的悲欢离合。邱华栋表示,陈鹏的作品独具个性、辨识度高,《群马》以第一人称视角充分展现了由内而外的叙事张力,带领读者走进马甸历史,无论是在叙事语调、叙事密度还是叙事强度上,都给人以强烈的情绪冲击,体现出小说这一文体的审美向度和多样可能性。

与会者认为,《群马》兼具强烈的实验性和深刻的历史寓意,小说融合海明威硬汉式的短句和福克纳、乔伊斯狂欢式的长句,将马与人的世界交织在一起,展现了理想在历史中的变化和坚守。陈鹏表示,《群马》是他的“生命之书”,如果没有对祖辈的深厚情感和对故乡的深情眷恋,就不会有这部小说。

宫交响与人民乐声。

聆听悠久的“故宫之声”,感受古今辉映的文化情怀。站在百年节点回望,故宫的文艺书写早已超越单一的“记录”功能,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路径。随着更多创作者的加入,故宫必将继续绽放文明的新辉,让“天地人和”的古老智慧与文化自信代代相传,走向更远的未来。

公 示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我社对拟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拟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示:	
王泓烨	
公示期:10个工作日	
举报电话:010-65913314	
010-83138953	
《文艺报》社	
2025年10月15日	

专家研讨长篇小说《群马》